

说 明

我们为北京市师范学校试用课本《语文》编写了这本《记叙文补充教材》，以补原课本“记叙文部分”的不足。仍供北京市师范学校使用，也可作为本市小学教师进修的选用教材。

本书按原课本“记叙文部分”的体系分为若干单元。使用时可根据实际需要删减原“记叙文部分”的一些篇目，仍按原课本的单元组织教学。

由于水平有限，教材中难免有缺点和错误，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北京教育学院 师范教研室

一九八〇年四月

一 乌江架桥^①

黄 朝 天

长征中的第一个元旦，我们干部团工兵连住在离乌江六十里的一个村子里。往年的元旦，总是开同乐会呀，会餐呀，热热闹闹，今年却一切都很简单。连续行军的疲劳，使大家都希望能舒舒服服地睡上一夜。因此庆贺新年的简单仪式过后，大家倒头便睡。

正当我们睡得非常香甜的时候，突然接到上级的命令，要我们立即出发，拂晓前赶到乌江江界渡口，迅速执行架桥任务。听说有了任务，瞌睡全消失了。我传达了上级的命令，接着就向乌江出发了。

夜漆黑。北风呼号，细雨绵绵。我们沿着崎岖的山路，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进着。赶到江边，天已经大亮了。

到指挥所报到以后，张云逸同志便带领我们去察看地形。到达江边一看，天险乌江真是名不虚传。两岸都是峭壁高山，黑黑的高峰突入云霄。江宽二百多米，波涛汹涌。对岸的敌人正不停地向我们射击，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冒着敌人的炮火在这滚滚的江面上，架起一条通向胜利的桥梁。

这条水上道路怎样修成呢？需要多少人力，多少器材，多长时间？器材从哪里取？时间又怎么掌握？强渡分队什么时候突过江去掩护架桥？这一连串的问题，都还没有找到答案。但是我深信，我们工兵连的成员都是红军工兵的初级干部，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和一般的工兵技术，再困难的任务也

能完成。

回到连里，我一面命令战士们探测江水情况，一面与指导员、排长们研究架桥计划。正在这时，干部团工兵教员谭希林同志忽然来了。他的到来更给我们增加了胜利信心。

探测江水的结果：江水最深处是五丈左右，流速每秒钟一米八。根据当前的条件，我们决定扎竹排，搭浮桥。

谭希林同志帮助我们安排了架桥的具体计划之后，就将这个计划上报了指挥所。首长同意了我们的计划，又马上命令步兵与工兵一起去砍黄竹；后面的部队帮助搜集绳索、门板、木材、箩筐等架桥器材。

紧张的作业开始了。为了作业方便，全连二百多个学员按作业顺序划分为：器材供应、编制竹排、架设、投锚、救护、预备等八、九个作业组。

敌人看到我们开始架桥，更加疯狂地射击。子弹在我们身边掀起密密的水花，有的同志中弹牺牲，有的同志受伤了。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吓倒我们，我们在火力掩护下，工作仍在飞快地进行。

架桥的全部器材只有黄竹、门板、木材、绳索。我们用三层迭起的竹排做桥脚，每对桥脚中间铺上两根枕木。枕木上连接三、四个桥桁^②，桥桁上铺门板，门板上又系横木，组成一节一节门桥^③。

敌人的炮弹不断地落向我们的门桥。因为门桥是用竹排扎成的，打断这节还有那节，如果不是每节都灌进水，竹排就不会下沉，因此我们搭好的桥虽然中了一些炮弹，但影响不大。最讨厌的是，敌人的机枪和步枪专打我们的水手，这对我们的作业活动威胁很大。我们一面紧张地工作，一面在心中暗

暗地说：“你猖狂吧，不要多久，就会叫你知道我们的厉害！”

天空不停地落着细雨，大家的衣服全都湿漉漉的。此时正是严冬季节，有的同志在水中作业，工作不多久，手脚就冻得麻木僵硬，有的甚至裂口流血。这时候我们不仅要和敌人作战，还要同严寒斗争。

一节一节的门桥，在浅水里很好控制，一入深水就好象脱缰的野马一样挣着往下流跑。怎样才能把一节一节门桥固定在浮桥的线路上，成了架桥中的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可是江水奔腾，时间不能等人，我们无法截断江流，更无法定住时间。估计整个浮桥需要一百多付门桥，这么多的门桥，如控制不住，不知将要漂成什么样子。

我们急得直冒汗，心象裂开了似的。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在这紧要的关头，谭希林同志却充满信心地说：“不要怕，发动大家出主家，一定有办法控制住门桥，抓住江水。”

同志们纷纷发表意见，有的说打桩，有的说用绳子拉。这些办法根据当时的物质技术条件和江水的特点，都行不通。

门桥固定不住，浮桥就无法再往前架设了。

一阵沉默之后，谭希林同志用他那响亮的声音说：“用大石头做大石锚把门桥拖住，怎么样？”

“好主意。”我们周围几个人都表示赞成这个办法。

我们立刻试验。三、四百斤的大石头不到水里，重量不够，加上又有光滑面，阻力小，仍降不住一节门桥；而大石头又没有现成的，必须临时开采。每节门桥多弄几块小石头可能行，可是时间不允许，不得不另想办法。

我们又对石锚进行了改进。从单块石头改变为用簋子装石头的办法。我们用竹片编成大簋子，里边填满大小石块，

中间交插三根两根削尖的长木棍，作为锚爪，石锚的顶端还系上一条粗锚纲，每个石锚有一两千斤重。石锚在竹排上装制，用竹排运到下水地点滚入水中，这个重家伙果然把门桥死死地拖住了。解决了这个问题，大家心里非常高兴，工作得也更有劲了，浮桥不断地向前伸展。

在我们兴致正高的时候，绳索又没有了。真糟糕！到哪里去弄绳索呢？工兵连和先头部队所有的同志，立刻都解下了绑带。可是大石锚需要老粗的锚纲，门桥本身也需要绳索捆扎，这些绑带仍不够用。后来又将打土豪得来的和到集镇上买来的各式各样的布匹统统拿出来。这个困难又解决了。

从开始架桥，敌人封锁江面的炮火就没有停止过，炮弹老是围绕着门桥爆炸，江面时时冒起一股股水柱，冲出阵阵气浪。我们的水手有的被打伤了，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最使我不能忘怀的是投锚组组长石长阶同志的牺牲。这位身体强壮、个子高大魁梧、船工出身的青年，在这次架桥中，曾多次出色地将门桥和大石锚运送和投入浮桥的线路上。最后一次，他撑着一节门桥往江里送。竹篙被打断了，他又拿过预备篙继续撑着门桥前进；竹篙又被打断了，就再换一根。门桥在他操纵下象小船一样轻巧、灵活。忽然我看见他一头栽倒在门桥上。我叫了一声，他也没有回答。失去了控制的门桥也立刻转变了方向，顺着水流直冲向已架好的浮桥的中间部分。这怎么办呢？要是这节门桥撞上浮桥，那已架好了的约一百五十米长的浮桥，就有被撞垮的危险。这将造成不可想象的后果！我心如火烧，在桥头上大声呼叫：“拦住冲下来的门桥，抢救石长阶同志！”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刹那间，石长阶同志突然抬了抬头，蠕动了一下身子，接着便摇摇晃晃

地站了起来，噗通跳入水中。他在水中转过身子，两手抓住门桥的沿边，用胸膛拚命地抵着门桥。门桥虽然仍带着石长阶同志冲下来，但它的流速减慢了，这就赢得了时间，使我们能在门桥与浮桥之间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赶到现场，解除了危险。

当石长阶同志被救护上来的时候，他面色惨白，嘴唇发乌，两眼紧闭，口里断断续续地说道：“我……我……没有完成任务……”这位年轻的红军战士就这样和我们永别了。

石长阶同志的牺牲，使同志们对敌人的愤怒达到了极点，同志们化悲愤为力量。作业的速度更快了。

经过紧张的三十六个小时以后，浮桥终于跨过乌江。乌江不再是阻挡我们的天险了，它已经给我们让开了道路。

当我们眼看着四路大军从浮桥上浩浩荡荡通过时，两天一夜没有休息，也没有安生吃过一顿饭所带给我们的饥饿和疲劳全无影无踪了。我们站在桥头上，一种胜利的喜悦涌上了每个人的心头。

注 解

- ① 选自《回顾长征》（解放军文艺社一九七五年出版）。
- ② 桁(héng)——梁上的横木。
- ③ 门桥——军事名词。主要用以载送车辆和技术兵器的一种渡河工具。分自行和非自行两种。自行门桥是由特制的、带有桥梁上部结构的水陆两用车辆并列组成。非自行门桥用并列的舟(筏)和上部结构组成。

提示·练习：

1. 这篇课文真实生动地记叙了红军长征强渡乌江时，在敌人炮火下抢架江桥的惊人壮举，表现了红军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以夺取胜利的精神。
2. 这是一篇记事的记叙文，文章叙事完整、交代明白、线索清楚，阅读时结合课文内容进行具体分析。
3. 这篇课文中特别具体地描述了石长阶同志的牺牲，这样写有什么好处？
4. 课文中有哪些景物描写？起什么作用？
5. 这篇课文语言朴实、感情饱满，反复朗读课文，加以体会。

二 菜园小记^①

吴 伯 箫

种花好，种菜更好。花种得好，姹紫嫣红^②，满园芬芳，可以欣赏；菜种得好，嫩绿的茎叶，肥硕的块根，多浆的果实，却可以食用。俗话说：“瓜菜半年粮。”

我想起在延安蓝家坪我们种的菜园来了。

说是菜园，其实是果园。那园里桃树杏树很多，还有海棠。每年春二三月，粉红的桃杏花开罢，不久就开绿叶衬托的艳丽的海棠花，很热闹。果实成熟的时候，杏是水杏，桃是毛桃，海棠是垂垂联珠，又是一番繁盛景象。

果园也是花园。那园里花的种类不少。木本的有蔷薇，

木槿，丁香，草木的有凤仙，石竹，夜来香，江西腊，步步高，……草花不名贵，但是长得繁茂泼辣。甬路的两边，菜地的周围，园里的角角落落，到处都是。草花里边长得最繁茂最泼辣的是波斯菊，密密丛丛地长满了向阳的山坡。这种花开得稠，有绛紫的，有银白的，一层一层，散发着浓郁的异香；也开得时间长，能装点整个秋天。这一点很象野生的千头菊。这种花称作“菊”看来是有道理的。

说是菜园，是就园里的隙地开辟的。果树是围屏，草花是篱笆，中间是菜畦，共有三五处，面积大小不等，都是土壤肥沃，阳光充足，最适于种菜的地方。我们经营的那一处，三面是果树，一面是山坡；地形长方，面积约二三分。那是在大种蔬菜的时期我们三个同志在业余时间为集体经营的。收成的蔬菜归集体伙食，自己也有一份比较丰富的享用。

那几年，在延安的同志，大家都在工作，学习，战斗的空隙里种蔬菜。机关，学校，部队里吃的蔬菜差不多都能自给。那个时候没有提出种“十边”，可是见缝插针，很自然地“十边”都种了。窑洞的门前，平房的左右前后，河边，路边，甚至个别山头新开的土地都种了菜。

我们种的那块菜地，在那园里是条件最好的。土肥地整，曾经有人侍弄过，算是熟菜地。地的一半是韭菜畦。韭菜有宿根，不要费太大的劳力（当然要费些工夫），只要施施肥，培培土，浇浇水，出了九就能发出鲜绿肥嫩的韭芽。最难得的是，菜地西北的石崖底下有一个石窠，挖出石窠里的乱石沉泥，石缝里就涇涇地流出泉水。石窠不大，但是积一窠水恰好可以浇完那块菜地。积水用完，一顿饭的工夫又可以蓄满。水满的时候，一清到底，不溢不流，很有点象童话

里的宝瓶，水用了还有，用了还有，不用就总是满着。泉水清冽，不浇菜也可以浇果树，或者用来洗头，洗衣服。“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比沧浪之水还要好。同样种菜的别的同志，菜地附近没有水泉，用水要到延河里去挑，不象我们三个，从石窠通菜地掏一条窄窄浅浅的水沟，用柳罐打水，抬抬手就把菜浇了。大家都羡慕我们。我们也觉得沾了自然条件的光，仿佛干活掂了轻的，很不好意思，就下定决心要把菜地种好，管好。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为了积肥，大家趁早晚散步的时候到大路上拾粪，那里来往的牲口多，“只要动动手，肥源到处有”啊。我们请老农讲课，大家跟着学了不少知识。《万丈高楼从地起》的歌者，农民诗人孙万福，就是有名的老师之一。记得那个时候他是六十多岁，精神矍铄^④，声音响亮，讲话又亲切又质朴，那老当益壮的风度，到现在我还留着深刻的印象。跟那些老师，我们学种菜，种瓜，种烟。象种瓜要浸种、压秧、种烟要打杈、掐尖，很多实际学问我们都是边做边跟老师学的。有的学会烤烟，自己做挺讲究的纸烟和雪茄；有的学会蔬菜加工，做的番茄酱能吃到冬天；有的学会蔬菜腌渍、窖藏，使秋菜接上春菜。

种菜是细致活儿，“种菜如绣花”；认真干起来也很累人，就劳动量说，“一亩园十亩田”。但是种菜是极有乐趣的事情。种菜的乐趣不只是在吃菜的时候，象苏东坡在《菜羹赋》里所说的：“汲幽泉以揉濯，持露叶与琼枝。”或者象他在《后杞菊赋》里所说的：“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西河南阳之寿。”种菜的整个过程，随时都有乐趣。

施肥，松土，整畦，下种，是花费劳动量最多的时候吧，那时蔬菜还看不到影子哩，可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算种的只是希望，那希望也给人很大的鼓舞。因为那希望是用成实的种子种在水肥充足的土壤里的，人勤地不懒，出一分劳力就一定能有一分收成。验证不远，不出十天八天，你留心那平整湿润的菜畦吧，就从那里会生长出又绿又嫩又茁壮的瓜菜的新芽哩。那些新芽，条播的行列整齐，撒播的万头攒动，点播的傲然不群，带着笑，放着光，充满了无限生机。一棵新芽简直就是一棵闪亮的珍珠。“夜雨剪春韭”是老杜的诗句吧，清新极了；老圃种菜，一畦菜怕不就是一首更清新的诗？

暮春，中午，踩着畦垅间苗或者锄草中耕，煦暖的阳光照得人浑身舒畅。新鲜的泥土气息，素淡的蔬菜清香，一阵阵沁人心脾。一会儿站起来，伸伸腰，用手背擦擦额头的汗，看看苗间得稀稠，中耕得深浅，草锄得是不是干净，那时候人是会感到劳动的愉快的。夏天，晚上，菜地浇完了，三五个同志趁着皎洁的月光，坐在畦头泉边，吸吸烟；或者不吸烟，谈谈话；谈生活，谈社会和自然的改造，一边人声咯咯罗罗，一边在谈话间歇的时候听菜畦里昆虫的鸣声；蒜在抽苔，白菜在卷心，茼蒿在散发脉脉的香气；一切都使人感到一种真正的田园乐趣。

我们种的那块菜地里，韭菜以外，有葱、蒜，有白菜、萝卜，还有黄瓜、茄子、辣椒、西红柿，等等。农谚说：“谷雨前后，栽瓜种豆。”“头伏萝卜二伏菜”。虽然按照时令季节，各种蔬菜种得有早有晚，有时收了这种菜才收那种菜；但是除了冰雪严寒的冬天，一年里春夏秋冬三季，菜园里总是经常有几

种蔬菜在竞肥争绿的。特别是夏末初秋，你看吧：青的萝卜，紫的茄子，红的辣椒，又红又黄的西红柿，真是五彩斑斓⑤，耀眼争光。

那年蔬菜丰收。韭菜割了三茬，最后吃了苔下韭（跟莲下藕一样，那是以老来嫩有名的），掐了韭花。春白菜以后种了秋白菜，细水萝卜以后种了白萝卜。园里连江西腊、波斯菊都要开败的时候，我们还收了最后一批西红柿。天凉了，西红柿吃起来甘脆爽口，有些秋梨的味道。我们还把通红通红的辣椒穿成串晒干了，挂在窑洞的窗户旁边，一直挂到新年。

一九六一年四月九日

注 解：

- ① 选自散文集《北极星》（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出版）。
- ② 姹紫嫣红——形容各种各样娇艳好看的花。
- ③ 涔(cén)涔——形容水不断地流。
- ④ 矍(jué)铄——形容老人精神健旺。
- ⑤ 斑斓——形容颜色灿烂多彩。

提示·练习：

1. 这篇课文以菜园和种菜为中心，反映了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期人们的劳动生活和奋斗精神。划分课文的段落层次，并归纳出简要的提纲。
2. 课文中对菜园做了怎样的描写？在这些描写中流露了作者怎样的感情？

3. 课文中记述种菜的乐趣和收获时是怎样选择材料和组织材料的？
4. 这篇文章语言生动，多用修饰词语描写菜园的景物，写得逼真动人。试举例说明。
5. 课文中引用了一些农谚俗语和古代诗句，说说它们的作用。

三 一 面^①

阿 累

一九三二年，就是一·二八那年的秋天，我在上海英商汽车公司当卖票。

一天中午，我赶到虹口公园去接班，天空正飞着牛毛细雨，六路车早班的最后一趟还没回来——还有半个钟头的样子。心里想：到内山书店去吧，在那里躲一会儿雨，顺便歇歇也好。因为接连一个礼拜的夜班，每天都要在车上摇晃十一个钟头，已经使我困软得象一团棉花了。

店里空荡荡没有一个顾客，只有店后面长台子旁边有两个人用日本话在谈笑。他们说得很快，听不清说些什么。有时忽然一阵大笑，象孩子一样的天真。那笑声里，仿佛带着一点“非日本”的什么东西；我向里面望了一下——阴天，暗得很，只能模糊辨出坐在南首的是一个瘦瘦的，五十上下的中国人，穿一件牙黄的长衫，嘴里咬着一枝烟嘴，跟着那火光的一亮一亮，腾起一阵一阵烟雾。

我把帆布袋，夹剪，票板放在一个角落的地板上，开始翻南面一排社会科学杂书。翻了一会儿，觉得没有什么合适的，就踱到北面。

门外，细雨烟似地被秋风扭着卷着，不分方向地乱飞。店里冷得象地窖一样，冷气从裤管里向上钻。忽然，在架上我看见横排着一列中文的“毁灭”。“毁灭”？我记得不知一本什么杂志上介绍过，说是一本好书。看一下那书脊，赫然印

着“鲁迅译”三个字，我便象得到了保证似地，立刻从书架上抽下一本。

我先看那后记（我读鲁迅先生的书一向是这么古怪地读法），但是看完第一面就翻不开了：书没有切边。一个结实而矮的日本中年人——内山老板走了过来。

“Sensei，这本书多少钱？”对于同情中国的内山老板，我总是带着敬爱和感激，叫 Sensei（老师）的，虽然并没有什么根据。

他殷勤地点头，嘴里“Ha， ha”着，接过书翻了翻底页：“一块四。”

一杯冒着热气的茶放在我左手的桌角上了。象我，穿着一身黄卡机布的工人制服，嵌着“Conductor! × × ②”蓝磁牌的制帽歪戴在后脑勺上，平素看惯了西装同胞的嘴脸，现在忽然受着这样的优待，简直有点窘了起来。

我不好意思地笑一下，鞠了一个“半躬”，摸摸里衫上的袋——袋里只剩一块多钱，那是我合一个同住的失业工友那几天的饭费。我有些懊悔自己的莽撞了。我红了脸说：

“贵了”。

他没有注意到我的窘相，扬着眉毛，一半正经一半好象故意逗人笑似地用他那肥厚的手掌在书上拍一拍，又用粗短的手指“嗤啦嗤啦”捻那张灰绿色厚布纹纸的封面：

“哪里贵？你看这纸……”

很厚的洋纸，印得很清楚，相当厚的一大本书。摸在手里，有一种怪舒服的感觉。

“你买一本吧，这书是很好的。”

我真踌躇起来了：饭是不能不吃的，然而书也太好了，

买一本放在床头，交班回来，带着那种软绵绵的疲倦躺着看这么几十页，该多好！我摩索着那本书，舍不得丢开，也不说买，不买。

内山老板大概这时看出点什么苗头，就笑着回头对里面说了一句日本话，原先和内山说话的那个老人咬着烟嘴走了出来。

他的面孔是黄里带白，瘦得教人担心，好象大病新愈的人，但是精神很好，没有一点颓唐的样子。头发约莫一寸长，原先是瓦片头，显然好久没剪了，却一根一根精神抖擞地直竖着。胡须很打眼，好像浓黑写的隶体“一”字。

“你要买这本书？”他看了我一眼。那种正直而好心肠的眼光，使我立刻感到身上受了父亲的抚摩，严肃和慈爱交织着的抚摩似的。

“是的。”我低低地说。

他从架上扳下一本书来，版式纸张和“毁灭”一模一样，只是厚一点点，封面上印着两个八分体的字：“铁流”。

他用竹枝似的手指递给我，小袖管紧包在腕子上：

“你买这本书吧——这本比那一本好。”

他是谁？对这样一个流氓样的工人（我知道我那时的那副样子很象流氓）下那样诚恳的劝告？我一进门的时候原就有点疑惑；现在更加疑惑了，虽然猜不出是谁，但自己断定：一定是一个不平常的人。

我一翻那定价：一元八角！

“先生，我买不起，我的钱不够……”我的话低得自己都听不见了，我不知道怎样才好。

我低了头——头脑里轰隆轰隆的。我不敢看他的脸。我

只听见一个声音在问我：

“一块钱你有没有？一块钱！”

“有！”我抬起头，顿时恢复了勇气。

“我卖把你，两本，一块钱。”

什么？我很惊异地望着他：黄里带白的脸，瘦得教人担心。头上直竖着寸把长的头发。牙黄羽纱的长衫。隶体“一”字似的胡须。左手里捏着一枝黄色烟嘴，安烟的一头已经熏黑了——我忽然记起哪本杂志上的一段访问记——

“哦！您，您就是？……”

我结结巴巴的，欢喜得快要跳起来了。一定是他！不会错，一定是他！那个名字在我的心里乱蹦，我向四周望了一望，可没有把它蹦出来。

他微笑，默认地点了点头，好象我心里想就要说的，他已经统统知道了一样。

这一来不会错了，正是他！站在前进行列最前面的我们的同志，朋友，父亲和师傅！憎恶黑暗有如魔鬼，把一生的时光完全交给了我们，越老越顽强的战士！我又仔细地看他的脸——瘦！我们这位宝贵的战士的健康，差不多已完全给没有休息的艰苦工作毁坏了。他带着奖励似的微笑，对我说明：

“这书（指着‘铁流’）本来可以不要钱的，但是是曹先生的书，现在只收你一块钱本钱；我那一本，是送你的。”

我费力地从里衫的袋里（公司为防止我们“揩油”，衣衫上一只袋都没缝）掏出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元，放到他的手里——他的手多瘦啊！我鼻子里陡然一阵酸，象要哭出来。我恭敬地鞠了一躬，把书塞进帆布袋，背起便走出书店的门。

*

*

*

这到现在，已经隔了四年；在这四年里，我历尽了艰苦，受尽了非人的虐待，我咬紧了牙，哼都不哼一声。就是在我被人随意辱骂，踢打……的时候，我总是昂着头。我对自己说：

“鲁迅先生是同我们一起的！”

这样我就更加坚强起来。

现在，先生是死了！我们不愿放肆地悲痛，这还不是我们放肆悲痛的时候；我们也不愿计算我们的损失，也是难于计算的；前面是一条路，先生没有走完就倒下了，我们只有踏着他的血的足印，继续前进。

在前进中，我不能自己，写下了上面的话。

1936年10月

注 解：

① 选自《忆鲁迅》，略有改动。

② Conductor × ×——Conductor, 英文。意思是车上的管理员、售票员。× ×表示号数。

提示·练习：

1. «一面»这篇文章写下了“我”——一个普通的青年，与鲁迅先生的一次难忘的巧遇。虽是短暂的“一面”，却使“我”“更加坚强起来”。反复阅读课文，简要地说说这是为什么。
2. 这是一篇写人的记叙文。课文中对鲁迅先生和“我”分别